大莊嚴論經卷第六

事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有實功德堪受供養無實功德
不堪受人信心供養我昔曾聞拘沙
種中有王名真檀迦膩吒討東天竺
既平定已威勢赫振福利具足還向
本國於其中路有平博處於中止宿
尒時彼王心所愛樂唯以佛法而為
娛樂即在息處遥見一塔以為佛塔
侍從千人往詣塔所去塔不遠下馬
步進著寶天冠嚴飾其首既到塔所
歸命頂礼說是偈言

離欲諸結障　具足一切智　於諸仙聖中
最上無倫疋　能為諸衆生　作不請親友
名稱世普聞　三界所尊重　棄捨於三有
如来所說法　諸論中最上　摧滅諸邪論
我今歸命礼　真實阿羅漢

尒時彼王以念如来功德之故稽首
敬礼當作礼時塔即碎壞猶如暴風
之所吹散尒時彼王見是事已甚大
驚疑而作是言今者此塔無觸近者

云何辛尒无事散壞如斯變異必有
因緣即說偈言
帝釋長壽天　如是尊重者　合掌礼佛塔
都無有異相　十力大威德　尊重高勝人
大梵来敬礼　佛亦無異相　我身輕於彼
不應以我壞　為是呪術力　獸道之所作
王說偈已以塔碎壞心猶驚怖而作
是言願此變異莫作灾患當為吉祥
令諸衆生皆得安隱我從昔来五體
投地礼百千塔未曾虧損一塵墮落
今者何故變異如是如斯之相我未
曾見即說偈言
為天阿修羅　而共大戰鬪　為是國欲壞
我命將不盡　將非有怨敵　欲毀於我國
非穀貴刀兵　不有疾疫耶　非一切世間
欲有灾患耶　此極是惡相　將非法欲滅
尒時近塔村人見王疑恠即便向王
作如是言大王當知此非佛塔即說
偈言
尼揵甚愚癡　邪見燒其意　斯即是彼塔
王作佛心礼　此塔德力薄　又復無舍利
不堪受王敬　是故令碎壞
迦膩吒王信於佛法生信敬心身毛

皆堅非喜雨淚而說偈言

此事實應尒　我以佛想礼　此塔必散壞
龍象所載重　非驢之所堪　佛說三種人
應為起塔廟　釋迦牛王尊　正應為作塔
尼揵邪道滅　不應受是供　不淨尼揵子
不應受我礼　此塔崩壞時　出於大音聲
喻如多子塔　佛往迦葉所　迦葉礼佛足
是我婆伽婆　是我佛世尊　佛告迦葉曰
若非阿羅漢　而受汝礼者　頭破作七分
我今因此塔　驗佛語真實

如此木石無有心識而為尼揵作明證驗知非一切智王見是已於大衆前歡喜踊躍倍生信心容顏怡悅而作是言南無婆伽婆一切所尊解脫之師釋迦牟尼佛師子吼言此法之外更無沙門及婆羅門佛語真實無有錯謬諸有衆生一足二足無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非想於此衆中唯有如來㝡為尊勝舉要言之佛所說者今日皆現一切外道不如草芥況復尼揵師富蘭那迦葉即說偈言

我是人中王　不堪受我礼　況復轉輪王

阿修羅王等　此塔於今日　如為大象王
牙足之威力　摧破令碎壞　身具四種結
故名尼揵陁　猶如大熱時　能除彼熱者
名為尼陁伽　如来佛世尊　能断一切結
真是尼陁伽　以是於今者　尼揵諸弟子
及諸餘天人　皆應供養佛　佛種族智慧
名稱甚廣大　如此之塔廟　天人阿修羅
若其礼敬時　無有傾動相　猶如蚊子翅
扇於須弥山　雖盡其勢力　不能令動揺
是故若人欲得福德宜應礼拜佛之
塔廟
復次若人學問雖復毀行以學問力
尋能得道以是義故應勤學問我昔
曾聞有一多聞比丘住阿練若處時
有寡婦數數往来此比丘所聽其說
法于時學問比丘於此寡婦心生染
著以染著故所有善法漸漸劣弱為
凡夫心結使所使與此婦女共為言
要婦女言汝今若能罷道還俗我當
相從彼時比丘即便罷道既罷道已
不能堪任世間苦惱身體羸瘦不解
生業未知少作而大得財即自思惟
我於今者作何方計得生活耶復作

是念雖多殺害用功極輕兼得多利
作是念已求覓是處以凡夫心易捨
毀故遣作斯業遂與屠兒共為親友
於賣肉時有一相識乞食道人於道
路上偶值得見見已便識頭髮蓬亂
著青色衣身上有血猶如閻羅羅剎
所執肉擔悉為血汙見其稱肉欲賣
與人比丘見已即長歎息作是思惟
佛語真實凡夫之心輕躁不停極易
迴轉先見此人勤修學問護持禁戒
何意今日忽為斯事作是念已即說
偈言

汝若不調馬　放逸造眾惡　云何離慚愧
捨棄調伏法　威儀及進止　為人所樂見
飛鳥及走獸　覩之不驚畏　行恐傷蟻子
慈哀憐眾生　如是悲愍心　今為安所在

凡夫之人其心不定正可名為沙門
婆羅門數是故如來不說標相若得
見諦真實是名為沙門及婆羅門復
說偈言

勇捍而自稱　謂已真沙門　為此不調心
忽作斯大惡

說是偈已尋即思惟我於今者作何

大莊嚴論經卷第六 第十張 貪

方便令其開悟如佛言曰若教人時
先當令其發四一不壞生清淨信與四
不壞能令衆生得見四諦今當為說
作業根本作是念已而語之言汝於
今者極善稱量時賣肉者作是念言
此比丘既不買肉何故語我極善稱
量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此必有悲愍　而来見濟拔　如斯之比丘
久離市易法　見吾為惡業　故来欲救度
實是賢聖人　為我作利益
說是偈已尋憶昔者為比丘時造作
諸行念先所誦經名曰苦果欲過欲
味患憶此已即以肉稱遠擲於地於
生死中深生厭患語彼比丘大德大
德而說偈言
欲味及欲過　何者為最多　我以慙愧較
提持智慧秤　思量如此事　心已得通達
不見其有利　純観欲衰患　以是故我今
宜應捨離欲　往詣於僧坊　復還求出家
我今為欲作　身昔極下賤　雖是現在身
即如陷惡道　我昔出家時　濾水而後飲
悲愍護他命　無有傷害心　今日如惡鬼
食人精血者　我今樂殺害　習而不能捨

善哉佛所說 親近於欲者 無惡而不造
我今為欲使 衰苦乃至此 一切種智說
四諦我未證 從今日已去 終不更放逸
十力尊所說 前為放逸者 後止更不作
如月離雲翳 明照于世間 是故我今當
專心持禁戒 設頭上火然 衣服亦焚燒
我當堅精進 修行調順法 斷難伏結使
必令得寂滅 假毀絕筋脉 形體皆枯乾
不見四諦者 我終不休息 先滅結使火
得勝涅槃恩
尒時比丘知其心念彼智慧火方盛
欲然即說偈言
汝今若出家 必應得解脫 迦梨無價寶
及以質多羅 如此等比丘 皆七返罷道
後復還出家 獲得阿羅漢 十力世尊歎
汝亦不毀犯 汝不起邪見 汝有多聞智
坐於猒離善 修習寂靜樂 汝有多聞燈
結使風所滅 汝還修多聞 必至無畏方
為結之所漂 當依修定力 修定得勝力
明了見結使 由汝常修集 故樂出家法
必遊善功德 為結使所壞 修集於正道
是意捉結使 如象絕羈靮 自恣隨意去
時罷道比丘 即捨惡業出家精勤得

阿羅漢果　大莊嚴論經卷第　第六張　手

復次若欲莊嚴無過善業是故應當
勤修諸善我昔曾聞有一田夫聡明
黠慧與諸徒伴共来入城時見一人
容貌端正莊嚴衣服種種瓔珞服乘
嚴麗多將侍從悉皆嚴飾瑰瑋可觀
彼聡明者語諸行伴不好不好同伴
語言如此之人威德端正深可愛敬
有何不好聡明者言我自不好亦不
以彼用為不好由我前身不造功德
致使今者受此賤身無有威勢人所
不敬若先修福豈當不及如此人者
是故我今應勤修善必使將来有勝
於彼即說偈言

彼捨於放逸　修善獲福利　我由放逸故
不修功德業　是以今貧賤　下劣無威勢
我今自愧責　故自稱不好　我今自觀察
窮賤極可恥　結使所欺誑　放逸之所壞
自從今以後　勤修施戒定　必使將来生
種姓好眷屬　端正有威德　財富多侍從
衆事不可嫌　為世所尊敬　豈如今日身
自悔無所及　悪心為我怨　欺我致貧賤
心能自悔責　修善得使樂　設造悪業時

衆善都不生　制心修善者　榮樂無不具
世間語不虛　善惡報差別　佛說八正道
能至於涅槃　若心著財利　富貴及榮勝
求於後有者　不免衰老患　我當勤精專
趣向無畏方　辟如辭畫師　畫作諸形像
醒已覺其惡　除滅作勝者　先世愚癡故
造作今惡身　今當滅惡業　將來求勝報
見惡果報已　智者深自責

復次若聞善說應當思惟必得義利
是故智者常應聽受善妙之法我昔
曾聞舍衛國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
於一田畔見有伏藏佛告阿難是大
毒蛇阿難白佛是惡毒蛇尒時田中
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蛇作是
念言我當視之沙門以何為惡毒蛇
即往其所見真金聚而作是言沙門
所言是毒蛇者乃是好金即取此金
還置家中其人先貧衣食不供以得
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王家策伺
怪其卒富而糺舉之繫在獄中先所
得金既已用盡猶不得免將加刑戮
其人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傍人
聞之以狀白王王喚彼人而問之曰

大莊嚴經論卷六 第十張

何故唱言毒虵阿難惡毒虵世尊此
人白王我於往日在田耕種聞佛阿
難說言毒虵是惡毒虵我於今者方
乃悟解實是毒虵即說偈言
諸佛語無二 說為大毒虵 阿難白世尊
實是惡毒虵 惡毒虵勢力 我今始證知
於佛世尊所 倍增信敬心 我今臨危難
是故稱佛語 毒虵之所螫 正及於一身
親戚及妻子 奴婢僮僕等 一切悉無有
而受苦惱者 財寶毒虵螫 盡及家眷屬
我今於財寶 及與親戚等 視如惡毒虵
瞋恚發作時 智者宜速離 如捨惡毒虵
應速求出家 行詣於山林 誰有智慧者
見聞如此事 而當著財寶 封惑迷其心
我謂得大利 而反獲衰惱
王聞偈已深知是人於佛語中生信
解心即說偈言
汝今能信敬 悲愍之大仙 所說語真實
未曾有二言 先所伏藏財 盡以用還汝
更復以財寶 而以供養汝 能敬信調御
善逝實語誠 大梵之所信 拔梨阿修羅
天王及帝釋 我等與諸王 城中諸豪族
婆羅門剎利 尊勝智見人 無不信敬者

能同我信故 現得於花報 令信衆信處

大莊嚴論 第十二張

應獲第一果

復次諸欲求利者或得或不得有真

善心者不求自得利益無直善心者

為得舍利故應作真善心我昔曾聞

有一國王時輔相子其父早喪其子

幼稚未任紹繼錢財已盡無人通致

可得見王窮苦自活遂漸長大有輔

相才理民斷事一切善知年向成立

盛壯之時形體姝大勇猛大力才藝

備具作是思惟我今貧窮當何所作

又復不能作諸賤業今我無福所有

才藝不得施行復不生於下賤之家

又聞他說是偈言

業來變化我 窮困乃如是 父母之家業

今無施用處 下賤所作業 非我所宜作

若我無福業 應生下賤家 生處雖復貴

困苦乃如是 賤業極易知 然我所不能

當作私竊業 使人都不知 亞有作賊業

覆隱人不覺 腰繫一箭筒 并持鋥利鋼

縛蹲手秉弓 種種自莊嚴 喻如師子兒

都無有所畏

說是偈已作是思惟設劫餘處或令

他貧我當劫王作是念已至王宮中
詣王卧處王覺有賊怖不敢語持王
衣服并諸瓔珞取安一處時王頭邊
有一器水邊復有灰飢渴所逼謂灰
是麨和水而飲飲已飽滿乃知是灰
即自思惟灰猶可食況其餘物我寧
食草何用作賊先父以来不為此業
即棄諸物還来歸家王見空出歎言
善哉即喚其人而語之言汝今何故
既取此物還置於地而便空去白言
大王聽我所說即說偈言

何故作非理　以為飢渴故　灰水止飢渴
是故息賊心　今知是飢渴　易可得止息
我飲灰水已　擲器著地中　慙愧生悔恨
不復更造惡　大王應當知　我非凡麤人
乃是輔相子　由家窮困故　故来至王宮
造作非法事　從今日已去　常欲飲灰水
食草而自活　不為偷盜業　我家昔先人
自有家礼教　寧當自滅身　不毀舊法訓

王見此事歎未曾有稱種姓子真實
不虛雖有侵過尋能改悔即說偈言

貧窮壞志耐　并棄於慙愧　凡下鄙惡人
速疾造惡業　以己家法鉤　能制非法象

汝能自抑心 不違家教法 能有是賢行
還襲汝父處 汝今除癡心 能作難有事
我今極歡喜 用汝為輔相 不須復觀察
我已見汝行 心堅志勇健 兼復有智能
我今自見知 斯事實難有 才業倍勝父
以心真善故
是故智者當作真實不應虛偽
復次現在結使雖復不起若未斷結
結使之得猶故成就如以冷水投熱
湯中我昔曾聞有一師共一弟子於其
冬日在煖室中見有火聚無有烟焰
師語弟子汝見是火無烟焰不弟子
言見師語弟子汝著乾薪烟即時起
復言曰吹火焰乃出師為弟子而說
偈言
先火無烟焰 慈心不淨觀 現在結不生
如火無烟焰 如火得乾薪 烟焰俱時起
心火遇因緣 值惡知識時 瞋恚烟便起
若覩好色時 貪欲火熾然 是故應斷得
成就具三明 為斷貪瞋癡 應勤修精進
明行足斷心 結使草不生 喻如常行道
衆弃皆不出 貪欲及瞋恚 未遇緣不起
根本未斷故 遇緣還復發 喻如得瘧病

大莊嚴論經卷第六　第十四張

四日定發現於三二日時遇緣還復發
又似世俗定捲按結不起都無有恚相
欲如毒樹根不拔芽還生如人恥白髮
并剃其黑者剃之未久間白髮尋還生
不永斷結使其事亦如是欲結及瞋恚
逼戒行機關對治隱不起不造身口業
便生難有想結使後還起毀犯於戒行
貪嗜著五欲如鼈隱入穴還出則螫人
復次施為解脫不為財物若為財物
不名為施若為解脫則得無生及涅
槃樂是故智者應為解脫而行布施
我昔曾聞有一檀越請僧房設會檀
越知識道人語上座言今日檀越飲
食精細好為檀越耐心說法是時上
座已得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善知他
心深觀察之為何事故而設此會乃
知此會為財利故尒時上座為此檀
越說三惡道苦而作是言善哉善哉
檀越汝今所設供養極是時施色香
美味皆悉具足極為清淨三惡道中
無所乏少時知識道人語上座言何
以為他呪願三惡道中都無所乏時
僧上座語彼道人子我雖年老倒錯

說法然此極越不習於戒結使所使我觀彼心故作是說此極越為五欲樂及財寶畜生即說偈言

施者所生處　財寶極廣大　以恃財寶故
能令起憍慢　憍慢越法度　盲冥愚凡夫
以越法度故　則墮三惡趣　處於三惡道
猶如己舍宅　若生人天中　如似暫寄客
是故戒施伴　俱受於涅槃　戒能得生天
施能備眾具　所作為解脫　必盡於苦際
譬如種藕根　花葉悉具得　其根亦可食
修行於施戒　親近解脫林　快樂喻花葉
根喻於解脫　是故修戒施　必當為解脫
不應為世利

復次難諸難亦難得於人身難既得難諸難應當常精勤我昔曾聞有一小兒聞經中說盲龜值浮木孔其事甚難時此小兒故穿一板作孔受頭擲著池中自入池中低頭舉頭欲望入孔水漂板故不可得值即自思惟極生厭惡人身難得佛以大海為喻浮木孔小盲龜無眼百年一出實難可值我今池小其板孔大復有兩眼日百出頭猶不能值況彼盲龜而當

大莊嚴論經卷第六 第十六張 聿

得值即說偈言
巨海極廣大　浮木孔復小　百年而一出
得值甚為難　我今池水小　浮木孔極大
數數自出頭　不能值木孔　盲龜遇浮木
相值甚為難　惡道復人身　難值亦如是
我今值人身　應當不放逸　恒沙等諸佛
未曾得值遇　今日得諮受　十力世尊言
佛所說妙法　我必當修行　若能善修習
濟拔極為大　非他作已得　是故自精勤
若墮八難處　云何可得離　世間業隨逐
墜墮於惡道　我今當逃避　得出三有獄
若不出此獄　云何得解脫　畜生道若干
歷劫極長久　地獄及餓鬼　黑闇苦惱深
我若不勤修　云何而得離　嶮難諸惡道
今日得人身　不盡苦邊際　不離三有獄
應當勤方便　必離三有獄　我今永出家
必使得解脫
復次財錢難捨智者若能修於小施莫
起輕想我昔曾聞須和多國昔日有
王名薩多浮時王遊獵偶值一塔即
以五錢布施彼塔有一旃陀羅遙唱
善哉即遣使捉將至王所時王語言
汝今見我布施小故譏笑我耶彼人

白王施我無畏然後當語我於昔日
於嶮道中劫掠作賊捉得一人急拳
其手我即思惟此人拳手必有金錢
語令開手其人不肯我捉弓箭圍恐
彼人語言放手猶故不肯我即挽弓
向之以貪寶故即便射殺殺已即取
得一銅錢寧惜一錢不惜身命如今
大王無逼惱者能持五錢用施佛塔
是故我今歎言善哉即說偈言
挽弓圓如輪　將欲害彼命　彼寧喪身命
不肯輸一錢　我見如此人　捨命不捨錢
是故我今者　見有捨錢者　生於希有想
歎言難可作　不見有弓刀　強逼大王者
亦無有畏忌　開意捨難捨　昔求乃得錢
是故我今日　見有捨財者　心生未曾有
我自見其證　極昔不肯捨　大王今當知
慳心難可捨
復次善觀察所作當時雖有過後必
有大益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常被盜
賊一日之中堅閉門戶賊復來至拓
門而喚比丘荅言我見汝時極大驚
怖汝可內手於彼向中當與汝物賊
即內手置於向中比丘以繩繫之

於挂比丘執杖開門打之打二下已語
言歸依佛賊以畏故即便隨語歸依
於佛復打二下語言歸依法賊畏死
故復言歸依法第三打時復語之言
歸依僧賊時畏故言歸依僧即自思
惟今此道人有幾歸依若多有者必
更不見此閻浮提必當命終爾時比
丘即放令去以被打故身體疼痛又
而得起即求出家有人問言汝先作
賊造諸惡行以何事故出家修道答
彼人言我亦觀察佛法之利然後出
家我於今日遇善知識以杖打我三
下唯有少許命在不絕如來世尊
一切智者若教弟子四歸依者我命即
絕佛或遠見斯事教此比丘打賊至
下使我不死是故世尊唯說三歸不
說四歸佛愍我故說三歸依不說四
歸即說偈言
汝定一切智以憐愍我故是以說三歸
不說有第四為於三有故而說三歸依
若當第四者我則無歸依我今可憐愍
身命於彼盡我見佛世尊遠觀於斯事
生於未曾有是故捨賊心有因緣得解

大莊嚴論經卷第六 第十九張 宇 [illegible]

我因細事悟 麁者悟麁事 細者解細事

由我心無故 國麁事解悟 我解斯事故

是以求出家

大莊嚴論經卷第六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